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斷鴻零雁記 第二十七章

余等暫與潮兒為別，遂向雪梅故鄉而去。陸行假食，凡七晝夜，始抵黃葉村。讀者尚憶之乎？村即吾乳媪前此所居，吾嘗於是村為園丁者也。顧吾乳媪舊屋，既已易主，外觀自不如前，觸目多愁思耳。余與法忍，投村邊破寺一宿。晨曦甫動，余同法忍披募化之衣，即當行阡陌間。此時余心經時百轉，誠無以對吾雪梅也。既至雪梅故宅，余佇立，回念當日賣花經此，猶如昨晨耳。誰料雲鬢花顏，今竟化煙而去！吾憾綿綿，寧有極耶？嗟乎！雪梅亦必當憐我於永永無窮！余羈縻世網，亦懣懣欲盡矣。惟思余自西行以來，慈母在家，盼余歸期，直泥牛入海，何有消息？余誠沖幼，竟敢將阿姨、阿母殘年期望，付諸滄渤。思之，余罪又寧可逭耶？此時余乃戰兢而前，至門次，顫聲連呼：「施主，施主！」

少選，小娃出，余審視之，果前此所遇侍兒，遺余以金者。侍兒忽而卻立，面容喪失，凝眸盼余二人，若識若不識。

余未發言，寸心碎礫，且哭且叩侍兒曰：「子還憶賣花人否耶？雪姑今葬何許？幸子導吾一往，則吾感子恩德弗盡。吾今急不擇言，以表吾心，望子憐而恕我。」

侍兒聞余言，始為凜然，繼作怒容，他顧久之，厲聲曰：「異哉！先生，人既云亡，哭胡為者？曾謂雪姑有負於先生耶？試問鬻花郎，吾家女公子為誰魂斷也？」言至此，復相余身，雙頰殷然，含僭言曰：「和尚行矣，恕奴無禮，以對和尚。」語已返身，力闔其扉。

余立垂首，無由申辯，不圖竟為僮娃峻絕，如刺余以刃也。余呆立幾不欲生人世。良久，法忍殷殷慰藉，余不覺自緩其悲，乃轉身行，法忍隨之。既而就村間叢塚之內遍尋，直至斜陽垂落，竟不得彼姝之墓。俄而諸天曠黑，深沉萬籟，此際但有法忍與余相對呼吸之聲而已。余低聲語法忍曰：「良友已矣，吾不堪更受悲愴矣！吾其了此殘生於斯乎？」

法忍聞余言，仰首矚天，少選，以悲哽之聲，百端慰解，並勸余歸寺，明日更尋歸途。余頹僵如屍，幸賴法忍扶余，迤邐而行。

嗚呼！「踏遍北邙三千里，不知何處葬卿卿。」讀者思之，余此時愁苦，人間寧復吾匹者？余此時淚盡矣！自覺此心竟如木石，決歸省吾師靜室，復與法忍束裝就道。而不知余彌天幽恨，正未有艾也。